

原保新书画集

八十創作回顧





畫家近照



全家福

王枕華 臧真白 陳楷 于右任 徐壽山 康祿新 許克誠 賀致強 劉立生 劉廷濤

孫復文攝



于右老八華誕與標準草案委員聚餐合影

乙十三年四月廿九
日標準草案研究
會設宴於悅賓
樓留影

于右任



八十自敘

我今年八十歲，民國三年七月二十八日生於福建永春。

我一生無所求，只喜歡寫字畫畫。做官我不想，發財我不想，一心一意只想把字寫好，把畫畫好，也就心滿意足了。因此，我早也寫，晚也寫，只要一有空，就寫寫塗塗，甚至連做夢也在寫字畫畫。老實說，我對於書畫，大有「心雄萬夫」的氣概！

我這樣寫寫塗塗數十年，滿箱滿篋都堆滿字畫，雖然每過一段時間，我就把它銷燬了，但過不久，堆積依然如故。

退休後，我來台北過着隱居生活。個展沒開了，活動減少了，更有時間寫寫塗塗。兒輩們說，我一生全神貫注在書畫，作品那麼多，銷燬了實在可惜！要為我出版一本書畫集，作為我八十歲生日禮物。

書畫集編好了，問我是否請人寫序？我說，我寫字畫畫，只是為「興趣」；為「書畫而書畫」，沒有其他目的，何必勞煩人家？何況我生平沒有煩人的心習。書畫可看，人家自然會去看；書畫不可看，就是做序的人說得如何好，人家也不會去看，序何為？

就我記憶所及，幼小時就喜歡亂塗。一次在小朋友店裏寫「过」字（過）就被一位長者認為將來一定是位大書家。

我十二、三歲時，一個名寺住持，看到我為一家中藥舖書擘窠大字「七世學醫」，很像朱文公所書，求我為他書寫「靖居古剎」巨匾，因而遠近馳名。詩人有「英年書畫儼成家」之句。

我念初中的一個暑假，我提前到校，在圖書館借到一本「海粟近作」，我臨了其中一幅「九溪十八澗」，美術老師認為可以作他的老師。

我念美科一年級習作的國畫，都被選作學期成績展覽。

戰時，我遊大西南，那時全國書畫家，多集中在桂林、貴州、重慶，書畫展也多，一有展出，只要我知道的，我必定前去欣賞觀摩。

我曾應我康姓大宗長輩們之邀請以一團破布當筆書寫尋丈「繼往開來」四大字於廳壁，聽說文化大革命時並未被燬，現在還存在，人頗欣賞。

我也曾為一個名士的母親以顏體字書寫四幅壽序，也寫了許多石刻對聯和市招。三十五年七月來台，我在岡山中學服務。我教了三年高中書法課和美術。

四十五年秋，我到台南市中服務。四十六年元旦，我在台南市第一次書畫個展，即有「康氏早年伏案功深，書法挺秀，獨具風格，并擅繪畫」。「展出作品，幅幅生動，嘆為觀止」，「草書宛若游龍，翩若驚鴻。」的讚美。台南市各界名流並代訂鸞書潤格，開始鸞字。（參閱後列各報刊載）。

到六十八年我共個展七次，參加其他展覽百次以上，時人以我有首開書畫展風氣之功。

前輩及老友們對我書畫指教，舉出一些作為代表：

詩人兼書家朱玖瑩先生送我一詩：「能事書兼畫，高才不可當，雲烟一揮灑，入目盡琳琅。」

現任中國標準草書學會理事長書家李普同先生給信：「出神入化，功踰齊吳，美過四王，當與摩詰抗衡。」

書家彭鴻先生給詩：「輞川繪事三原字，千載難逢不世功；如此江山如此筆，八閩雙絕挺英雄。」

國立台灣師大美術系教授鄭善禧先生給信：「先生功力高深，時下罕見，如此筆墨，實非下士俗眼所能賞識。」鄭先生爲現代名畫家，其作品爲我所欣賞，我們見面不多，來書竟稱我爲道長，自稱爲後學，其謙虛眞使我感動！

我一生最要感謝的是我的父母。他們生我、育我，使我成爲一個頂天立地堂堂正正的人。

其次，要算我的內子林碧清女士，她出生福州望族。父親做過福州旅泉同鄉會會長。她幼受良好家庭教育，是一個標準的「賢妻良母」。家中事務，她一肩挑。使我得以全神貫注在書畫的鑽研。她還是我的作品評定者，一張畫完成了，那裏好，那裏不好，那裏墨太濃，那裏墨太淡，以及構圖的對錯，她都能一一指出，談言微中。抗戰初期，她曾做過泉州婦女訓練班教官，也曾做過小學教員。她一生勤儉持家，教養子女。爲丈夫，爲兒女，犧牲終身幸福！

我們生四男二女，都各有所成。老大自立台灣師大畢業，美國威士康辛大學碩士、美國愛荷華大學哲學博士（曾獲傑出博士候選人獎賞），現任國立彰化師大教授兼職業教育學院院長。老二立人高雄師院畢業，台灣師大碩士、國立台北技術學院（原台北工專）講師。前年由國科會資送美國愛荷華大學進修，現已修完研究所功課，爲博士候選人。老三台生台灣師大美術系畢業，該系研究所碩士，現任該系副教授。三個兒媳也都是師大畢業，在公立中學教書。老四自強和二女專科畢業後在做生意，也頗有成就。大孫女今年暑假國立政大法律系畢業，男孫也上大學一年級。一家二十餘

人，孫子十二個。

最可安慰的，是兒子們都自知奮發向上，規規矩矩，沒有一點不良嗜好，包括賭博、喝酒、抽煙……都沒有。這都是內子的功勞。可惜她於八十一年十月六日離我們而去，永遠留給我們無窮悲慟和無盡的哀思！

我和內子結婚五十五年。（民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泉州）政府每年有金婚、銀婚的獎勵，我們從不請獎；正如模範母親、模範父親一樣，親友們勸我們請獎，我們也不辦。

我的兒子們，非常孝順。他們愛護我們，我們也愛護他們；尤其老大照顧我們，更是無微不至。我們從無言語齟齬，面紅耳赤，更沒有爲金錢，財物而爭吵，所謂「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，」我們可以說都做到了。我們也從不對人言，使人知。

我與人無爭，與世無忤，追求的是真善美的生活。我生活簡約，不喜豪華，也不事豪華，能隨遇而安。我不逢迎，不拍馬，對人無所求。我從不向人借錢。年青時，我靠書畫收入彌補家用；退休後，我領月退休金一個月三萬元左右已經夠用，還有剩餘可以作旅遊世界各地之用。我手心向下不向上，給人有，人給沒有。子女們除了他們自動給，我也從沒有伸手向他們要過錢。我從不虧人自肥。我說話實實在在，做人誠誠懇懇，不亢不卑，守信守時，生活有規律。因此，我的身體很好，到現在還沒有甚麼病。我服務教育界，從不請假，（公假除外）我六十歲退休，（我不讓強逼退休。）還得一紙「不請假」的獎勵。我一生不置產，不做金錢的奴隸。做教師時，學校給宿舍，到現在還是一個「地無立錫」的無殼蝸牛族。但兒子們都各有一棟以上的房屋，可以任我擇住。

我少時望想遊歷全國，全世界。除戰時我遊過我國大西南各省，台灣開放後，我兩次遊大陸，兩次遊日本，兩次遊新加坡，也遊過韓國、香港、泰國、馬來西亞、印尼、南非、美國、英國、德國、奧國、荷蘭、比利時，瑞士、義大利、羅馬梵蒂岡，世界上重要國家，我幾乎都遊遍了。

總說一句，我生平所望想做的，未能實現的，兒子們都替我做到了，人生如此，夫復何求！



山水



松

閩前春雨人歌室上香沙流
鎖動月華思客山破古華蓮

界前桑果王廟上風高老祀
陵前樹上逢離多心人愛多得

詩情直寫多年仗義堂增芳
華後草竟通和老相中繁生

爛那如天宮照眼寫于右卷中
昌碩寫於

昌碩寫於



天風浩氣色
是風流新寫于市松山

牡丹



竹石



山水

不食時宜誰似我
 南門居間年
 白揮毫夜讀
 每日南此筆
 自和世分
 大得分的
 奔神成
 現信生
 情浪更
 方為人
 素分更
 云如新

康
 六十九年
 六月廿四日



山水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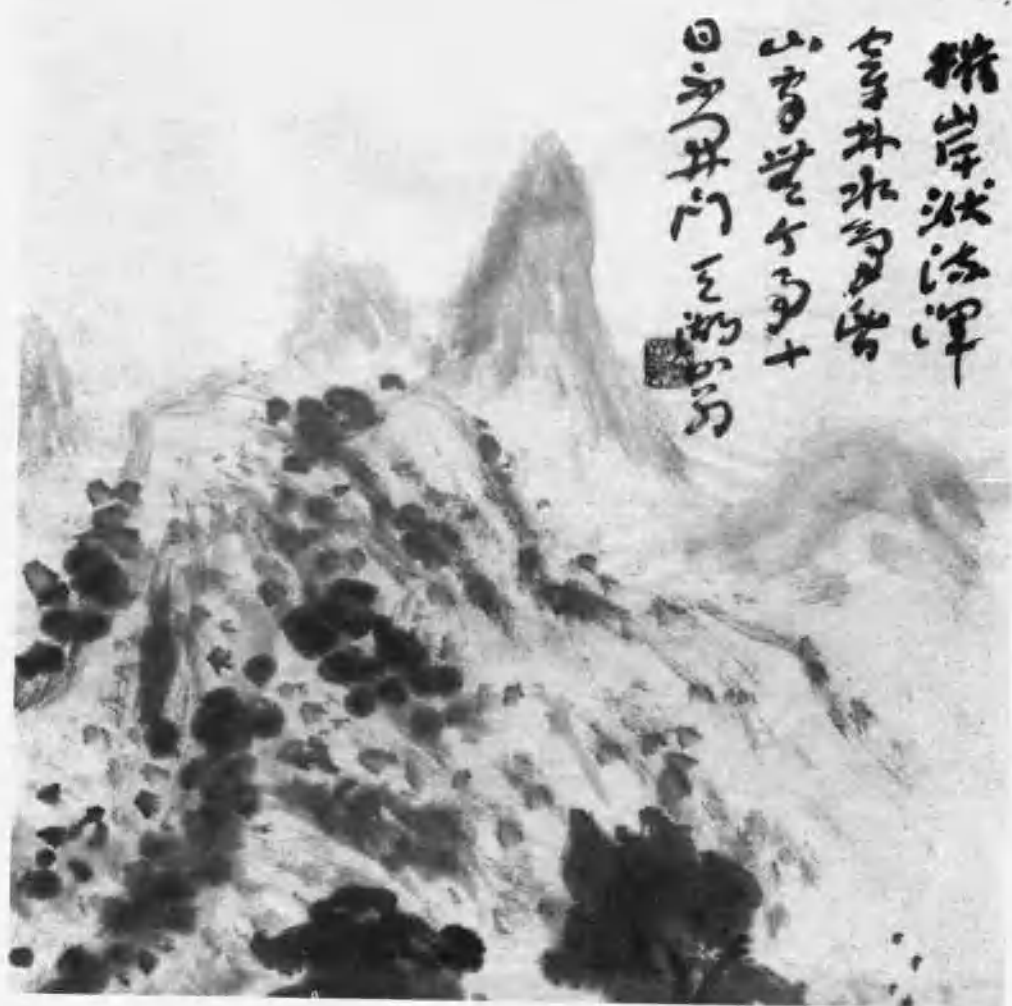
山水



山水



竹石



山水



山水



蘆葦



荷



山水

山水



山水



對聯